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話說宋江軍中因這一場大雪，吳用定出這條計來，就這

雪中捉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逃入城去，報說索超被擒，梁

中書聽得這箇消息，不由他不慌，傳令教眾將只是堅守，

不許出戰，意欲殺了盧俊義、石秀，猶恐激惱了宋江，朝廷

急無兵馬救應，其禍愈速，只得教監守着二人，再行申報。

京師聽憑蔡太師處分，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

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



出致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兄弟們，都是朝廷軍官，蓋爲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污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願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不棄，同以忠義爲主，楊志向前另敘一禮，又細勸了一番。」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數，自然轉合，降了宋江。當夜帳中置酒作賀，次日商議打城，一連打了數日，不得城破。宋江好生憂悶，當夜帳中伏枕而臥，忽然陰風颭颭，寒氣逼人。宋江擡頭看時，只見天王晁蓋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不回去，更待何時？立在面前。宋江喫了一驚，急起身問道：「哥哥從何而來？屈死冤讐，不曾報得中心，日夜不安。」前者一向

不曾致祭，以此顯靈，必有見責。晁蓋道：「非爲此也。兄弟靠後，陽氣逼人，我不敢近前。今特來報你，賢弟有百日血光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爲上計。」宋江却欲再問明白，趕向前去，說道：「哥哥陰魂到此，望說真實，被晁蓋一推，撒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便叫小校請軍師圓夢。」吳用來到中軍帳上，宋江說其異事。吳用道：「既是晁天王顯聖，不可不依。目今天寒地凍，軍馬難以久住，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亦未爲晚。」宋江道：「軍師之言甚當，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縲紲，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

這厮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計議未定。次日只見宋江覺道神思疲倦。身體酸疼。頭如斧劈。身似籠蒸。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在面前看視。宋江道：「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熬子一般紅腫起來。」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菘豆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便買此物安排與哥哥喫。一面使人尋藥醫治。亦不能講好。」只見浪裏白跳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得患背疾。百藥不能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向後小弟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與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請他來救治哥哥。」吳用道：「兄長夢見天王所言百日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這箇人，快與我去休辭生受。只以義氣爲重。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吳用教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再將三二十兩碎銀作爲盤纏，分付與張順。口今便行好。友定要和他同來。切勿有悞。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兄弟可作急快來。」張順別了衆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權且收軍罷戰回山。車子上載了宋江。連夜起發北京城內。曾經了伏兵之計。只猜他引誘不敢來。追次日梁中書見報，說道：「此去未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

用那厮詭計極多，只可堅守，不宜進退。請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趨行。時值冬盡，無雨，即雪。路上好生艱難，更兼慌張，不會帶得兩具，行了十多日。早近揚子江邊，是日北風大作，凍雲低垂，飛揚揚。一天大雪，張順冒着風雪，要過大江，捨命而行。雖是景物淒涼，江內別是幾般清致，有西江月爲證。

嘹唳東雲孤鴈盤旋，枯木寒鴉空中雪。下似梨花，片片飄瓊亂灑。玉壓橋邊酒旆，銀鋪渡口魚艖。前村隱隱兩三家，江上晚來堪畫。

那張順獨自一箇，迤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時，並無一隻，只叫得苦，遠着這江边走。只見敗葦折蘆裏面，有些煙火。張順叫道：「船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蘆葦裏款款地走出一箇人來，頭戴箬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那里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我。則箇那船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月明時，我便渡你過去，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的是。」便與船公鑽入蘆葦裏來，見船邊繫着一隻小船，見篷底下一箇瘦後生，在那裏向火。船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船裏，把身上濕衣服都脫下來，叫那小後生煮火，上船將張順自打開衣包。

些來與也好。船公道酒却沒買處。要飯便與一碗。張順喫了一碗飯。放倒頭便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到初更。生懶不覺睡着。那瘦後生向着炭火烘着上蓋的鍋。裏看見張順睡着。了。便叫船公道。大哥。你見麼。船公盛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那後生推開篷。跳上岸。解了纜。索上船。把竹篙點開。搭上櫓。唧唧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船公在船裏。取出纜船索。輕輕地把張順細縛。做一塊。便去船頭。取出板刀來。張順却好覺來。雙手

又一波瀾
更奇

掙挫不得。船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張順道。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船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圖圖死。冤冤便不來纏你。船公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通的去下水去。那船公便去打開包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便沒心分與那瘦後生。叫道。五哥。和你說話。那人鑽入艙裏來。被船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時。砍的。你推下水去。船公打併了船中血迹。自搖船去了。却說張順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去。就江底下。交斷索子。趁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隱隱有燈光。張順爬上岸。水淥淥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却是一箇村。

野處先出
自老丈之
口此文字

驚賊便罵
到官吏以
言吏之惡
甚於草賊
也

酒店半夜裏起來，醉酒破壁縫透出燈光。張順叫開門時，見箇老丈納頭便拜。老兒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麼？」張順道：「實不相瞞，老丈，小人來建康幹事，晚了，隔江覓船，不想撞着兩箇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劫了，攔入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箇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屋下，把箇衲頭與他，口下濕衣服來烘，盪些熱酒與他喫。」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裏幹何事？」張順道：「小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張順道：「正從那裏經過。」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為主，不害良民，只恠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裏是我這裏草賊若得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污官吏，薶惱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喫驚，小人便是浪裏白跳。」張順因為俺哥哥宋公明害發背瘡，教我將一百兩黃金來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這兩箇賊男女縛了雙手，攔下江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裏。」老丈道：「你既是那裏好漢，我教兒子出來和你相見，不多時，後面走出一箇後生來，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緣不曾

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為走跳得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閻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師，不得傳受。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却纔哥哥被兩箇劫了也與他例籍的，小人都認得。一箇是截江鬼張旺，那一箇瘦後生，却是華亭縣人，喚做油裏鯁孫五。這兩箇男女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廝來喫酒。我與哥哥報警，張順道感承兄弟好意，我為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迤回寨裏。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相會。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與張順換了，連忙置酒相待。不在話下。次日天晴，雪消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張順進得

城中，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賣藥。張順進得門，看着安道全，納頭便拜，有首詩單題安道全好處：

肘後良方有百篇

金針玉刃得師傳

重生扁鵲應難比

萬里傳名安道全

這安道全祖傳內科外科，盡皆醫得，以此遠方馳名。當時看了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隨至裏面，把這鬧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訴了。後說宋江見患背瘡，特地來請神醫。揚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來，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天下義士，去走一遭最好，只是拙婦亡過家中，別無親人，難送

不得以此難出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却不去張順也難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箇煙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往來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麗安道全以此眷顧他有詩為證

蕙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逼人清

步搖寶髻尋春去

露濕凌波帶月行

丹臉笑回花萼麗

朱絃歌罷綵雲停

願教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柳情

張順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喫李巧奴拜張順為叔

叔三杯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

這裏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則是

一箇月少是二十餘日便回來望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只再也休上我門安道全道我藥囊

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寬心我便去也又不擔閣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

不依我去了我只呪得你肉片片兒飛張順聽了這話恨

不得一口水吞喫了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

倒了攙去巧奴房裏睡在牀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

自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張順道只待哥哥酒醒同去以此

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張順心中憂煎，那裏睡得着。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箇人閃將入來，便與虔婆說話。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却在那裏？」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兩金子，送與姐姐，打些釵環老娘，怎地做箇方便，教他和我廝會？」則箇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兒來。」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見是截江鬼張旺。原來這廝，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叫巧奴相伴張旺。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約莫三

更時候，厨下兩箇使喚的也醉了。虔婆東倒西歪，却在燈前打醉眼子。張順悄悄開了房門，蹙到厨下，見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竈上。看這虔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厨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厨刀不甚快，砍了一箇人，刀口早捲了。那兩箇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箇，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着張順，手起斧落，劈胸膈，砍翻在地。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牕，跳牆走了。張順懊惱無極，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牆上寫道：「殺人者安道全也。」連寫數十處，捱到五更，將明只聽得安道全在房中酒

醒便叫巧奴張順道哥哥不要則聲我教你看兩箇人安道全起來看了四箇死屍嚇得渾身麻木顫故一團張順道哥哥你見壁上寫的麼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這般短命見識有詩為證

紅粉無情只愛錢
臨行何事更流連
冤魂不赴陽臺夢
笑殺癡心安道全

到天明張順捲了盤纏同安道全回家敲開門取了藥囊

安道全在
有越張順
從來細慎
不似張順
心姓

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裏過可惜不遇見可哥張順道我自要幹大事那裏且報小讐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厮來也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一衣去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船來載我兩箇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船快來王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安兄你可借衣服與小第穿小第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藥囊走到船邊張旺攏船傍岸三箇人上船張順爬入

後梢揭起艙板看時板刀尚在張順拿了再入船艙裏張
旺把船搖開咿啞之聲直到江心裏面張順脫去上蓋叫
一聲船公快來你看船艙裏漏進水來張旺不知是計把
頭鑽入船裏來被張順吃搭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
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張旺看了則聲不得張順喝道你
這厮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箇瘦後生
那裏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得了財無心分與他恐他爭
論被我殺死攬入江裏去了張順道你認得我麼張旺道
不識得好漢只求饒了小人一命張順喝道我生在潯陽
江邊長在小孤山下作賣魚牙子誰不認得只因闖了江

酒敬得妙

州上梁山泊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你這厮漏
我下船縛住雙手攬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
性命今日冤讐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提在船艙中
把手脚四馬攢蹄網縛做一塊看看那揚子大江直攬下
去也免了你一刀張旺性命眼見得黃昏做鬼王定六看
了十分歎息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銀兩都
收拾包裹裏三人棹船到岸張順對王定六道賢弟恩義
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赶上梁山
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
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

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船自回家去收拾行李趕來且說張順與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箇文墨的人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動張順請入村店買酒相待正喫之間只見外面一箇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悞張順看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趕來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如今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喫看看待死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膚憔悴終夜叫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得知疼痛便可醫治

戴宗接安道全張順得王定六乘差合拍

只怕悞了日期戴宗道這箇容易取兩箇甲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藥囊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前去兩箇離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兩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袱同父親果然過來張順接見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問道安太醫何在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張順并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連夜趕到梁山泊寨中大小頭領接着引到宋江臥榻內就牀上看時口內一絲兩氣安道全先診了脉息說道衆頭領

有治法都
寫出

休慌、脉體無事、身軀雖見沉重、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說、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飲食漸進、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飲食復舊、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之事、衆皆稱歎、險不悞了兄弟之患、宋江纔得病好、便與吳用商量、要打北京、救取盧員外、石秀、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顧自己將息、調理元陽真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時候、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婦奸夫、不知兄長意下如何、宋江道、若得軍師如此扶持、宋江雖死、瞑目、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有分教、比京城內、變成火窟、鎗林、大名府中、翻作屍山、血海、正是談笑鬼神皆喪膽、指揮豪傑盡傾心、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此篇有水窮雲起之妙、吾讀之而不知其爲水滸也、水滸渡江、連醫而殺一盜、殺一姪、此是極奇手、段作此傳者、真是極奇文字、及請得安道全、忽出神術、太深、越接上山、此又機法之變、而不可測識。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話說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
 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卧病
 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北京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
 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北京城裏城外市井去處
 遍便人告示語句明省見筆占之妙即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
 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
 東京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
 大家

五六行
不犯駁
經前便

一味始知
作文意思
語句一破
只看安插
是便分得

無事因此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道且留盧俊義石秀二
人性命好做手脚宋江見說便要催趙軍馬下山去打北
京吳用道卽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北京年例大張
燈火我欲乘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
外合可以破城宋江道此計太妙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
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
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
時却是鼓上阜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曾到北京城內
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箇閣子眼見
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鬧乘空潛地入城正月十五日夜盤
云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人馬劫牢此爲
上計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
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
允聽令去了吳用次日却調解珍解寶扮做獵戶去北京
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爲
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箇聽令去了再調杜
遷宋萬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
看號火起時却來先奪東門此是你兩箇功勞兩箇聽令
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去北京城內鬧市裏房簷
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去往來接應兩箇聽令去了再

遺有起有
收有經有
禮有分有
經著俱
到森然燦

寇至則驚
寇退則樂
從求肉食
者如此可
嘆

調李應史進扮做客人去北京東門外安歇。看城中號
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箇聽令去
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行去北京城外菴院掛
搭。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衝擊去路。
兩箇聽令去了。再調鄒淵鄒潤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北京
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兩
箇聽令去了。再調劉唐楊雄扮作公人直去北京州衙前
宿歇。只看號火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
不能救應。兩箇聽令去了。再調公孫勝先生扮做雲遊道
士。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砲數百箇

直去北京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兩箇聽令
去了。再調張順跟隨燕青從水門裏入城。逕進盧員外家
單捉姪婦姦夫。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
二娘扮作三對村裏夫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
火。再調柴進帶同樂和扮做軍官直去蔡節級家中要係
救二人性命。調撥已定。眾頭領俱各聽令去了。各各遵依
軍令不可有悞。此是正月初頭不說梁山泊好漢依次各
各下山進發。且說北京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
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梁中書道：「年例北京大張燈火
慶賞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如今被梁山泊賊人

商是便不是要歇的至意

也說得近
似却是逢
即可恨

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在歇放燈你眾
官心下如何計議聞達便道想此賊人潛地退去沒頭告
示亂貼此計是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
放燈時這廝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可以傳下鈞旨
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兩座
鰲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
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
聞某親領一彪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人奸計
再着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遶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憂梁
中書見說大喜眾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

將勝地勝
事大提極
大鋪排一
番了獨有
光焰政為
諸扮色人
入路張本

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箇大郡衝要去處却有諸路買賣
雲屯霧集只聽放燈都來趕趁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廟官
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賽花燈遠者
三二百里去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
燈到城貨賣家家門前扎起燈棚都要賽掛好燈巧樣煙
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炮燈四邊都掛名人書
畫并奇異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點燈
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紙龍
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週圍
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前扎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青

此處編解
山妙

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扎起一座蒼
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點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
樓各貫河北號為第一上有三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
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
耳城中各處官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賞豐年
三瓦兩舍更不必說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箇消息報
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便要親
自領兵去打北京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
動稍若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
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第一隊雙鞭呼延

此處編解
山妙

灼引領韓滔彭玘為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
軍前者呼延灼陣上打了的是假的故意要賺關勝故設
此計第二隊豹子頭林冲引領馬麟鄧飛為前部小李廣
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三隊大刀關勝引領宣贊郝
思文為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四隊霹
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為前部青面獸楊志在後策應
都是馬軍第五隊却調步軍頭領沒遮攔穆弘將引杜興
鄭天壽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第
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第八隊步軍
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這八路馬步軍兵各

行徑像極

自取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快。正月十五日三更。為期都要到北京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路人馬。依令下山。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且說時遷是箇飛簷走壁的人。不從正路入城。夜間越牆而過。城中客店內。却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閒走。到晚來東嶽廟內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中往來觀看。居民百姓搭縛燈棚。懸掛燈火。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又撞見杜遷宋萬兩箇從瓦子裏走將出來。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一箇楚。只見孔明披著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左手拿箇

此一役事
某事情裏
情與會生
發妙於演
剝

碗。腌腌臢臢在那裏求乞。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箇漢子，紅紅白白面皮，不像叫化的。北京做公的冬，倘或被你看破，須悞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迴避，說不了。又見箇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却是孔亮。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饑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却纔道罷，背後兩箇人劈角見。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却是楊雄劉唐。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處埋冤。道你三箇好，沒分曉。却怎地在那裏說話。到我兩箇看見，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悞了哥哥大事。我兩

箇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鄒淵鄒潤
在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再不必多說只
顧臨期各自行事五箇說了都出到一箇寺前正撞見一
箇先生從寺裏出來眾人擡頭看時却是入雲龍公孫勝
背後凌振扮做道童跟着七箇人都點頭會意各自去了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大刀聞達將引軍馬出城去
飛虎峪駐劄以防賊寇十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鐵
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遶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
上元佳節好生清明黃昏月上六街三市各處坊隅巷陌
點放花燈大街小巷都有社火有詩為證

北京三五風光好

膏雨初晴春意早

銀花火樹不夜城

陸地擁出蓬萊島

燭龍銜照夜光寒

人民歌舞欣時安

五鳳羽扶雙貝闕

六鰲背駕三神山

紅粧女立朱簾下

白面郎騎紫驄馬

笙簫嘹唳入青雲

月光清射鴛鴦瓦

翠雲樓高侵碧天

嬉遊來往多姍姍

燈毬燦爛若錦繡

王孫公子真神仙

遊人鞦韆尚未絕

高樓頃刻生雲煙

是夜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

看着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口，只見兩箇人閃將入來，前面那箇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已自是鐵叫子樂和。蔡節級只認得柴進，便請入裏面去，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覷，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却。蔡福是箇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照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只得擔着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箇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柴進樂和，逕遶牢中去了。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揆入在人叢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籃，去城隍廟裏廊下坐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潤挑着燈，在城中閒走。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鬧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住劉唐、楊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東州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理伏，都不在話下。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却說時遷挾着一箇籃兒，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朶鬧鶯兒，蹣入

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閣子，子弟們鬧鬧穰穰，都在樓上打開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驚兒的，各處閣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掛着兔兒，在閣子前。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擗？」解珍道：「我兩箇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顧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了西門外。」解珍分付時遷：「你且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迺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迺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刼了寨也。」梁山泊賊

寇引軍都趕到城下，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

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却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到留守司前，却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閒坐，初聽報說，尚自不甚慌。次後投半箇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魂不附體，慌忙叫備馬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目，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却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望車子上點着，隨即火起。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村刀，大踏步來，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箇。杜遷、宋萬、

好接着出來，四箇合做一處，把在東門。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遶南門。南門傳說道：「一箇胖大和尚，輪動鐵禪杖，一箇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發喊殺入城來。」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只見解珍、解寶手撚鋼叉，在那裏東撞西撞，急待回州，卻不敢近前。王太守却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梁中書急急回馬，遶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裏火炮齊響，轟天震地，鄒淵、鄒潤手拿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裏協助。銅佛寺

前張青、孫二娘入去，爬上鰲山，放起火來。此時北京城內百姓黎民，一箇箇鼠竄狼奔，一家家神號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亘天，四方不辨，却說梁中書逃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兵馬擺滿旗號，上寫道：「大將呼延灼，火焰光中抖擻精神，施逞號勇，左右韓滔，右有彭玘，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鴈翅一般橫殺將來，隨到門下。」梁中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鮑在，在北門城下，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却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鎗，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遶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攔穆弘在

有杜興右有鄭天壽三籌步軍好漢當先手搦朴刀引領
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梁中書逶迤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弔
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
逵渾身脫剝睜圓怪眼咬定牙根手搭雙斧從城濠裏飛
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迤出
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左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
軍馬無數却是大刀關勝拍動赤兔馬手舞青龍刀逕搶
梁中書李成手舉雙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
馬便走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兩肋裏撞來孫立等在後催
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關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
箭射中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逃走未及半
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光奪目却是霹靂火秦
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楊志又殺將來李成且
戰且走折軍大半護着梁中書衝路走脫話分兩頭却說
城中之事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老小一門良賤劉唐楊
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墻爬
將入去鄒淵鄒潤却在司獄司前接任往來之人大牢裏
柴進樂和看見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箇
見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在門邊守時鄒淵鄒潤早撞開
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

秀哥哥來。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不由他弟兄兩箇肯與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潤接着合做一處。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孔亮、鄒淵、鄒潤五箇弟兄。逕遶家中來捉李固。賈氏却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逃走。只聽得排門一代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裏面開了

後門。趕過牆邊。逕投河下來。尋自家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娘走那裏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攢入船裏。又見一箇人伸出手來。劈鬚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李固聽得是燕青的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讐。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再說盧俊義。逕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却說柴進和蔡福到家。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說。便

去尋軍師吳用。比及柴進尋着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教休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但見

煙迷城市，火燎樓臺。紅光影裏，碎琉璃，黑焰叢中燒翡翠。娛人傀儡，顧不得面是背非。照夜山棚，誰管取前明後暗。斑毛老子，猖狂燎盡白髭鬚。綠髮兒郎，奔走不收華蓋傘，踏竹馬的，暗中刀鎗舞。鮑老的，難免刃槩如花。仕女人叢中，金墜玉崩，翫景佳人。片時間星飛雲散，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戰爭場。

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眾頭領却接着盧員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城中多虧了蔡

福、蔡慶弟兄兩箇看覷，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候發落，不在話下。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又撞着聞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喊來，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衮，三等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又上床。畢竟梁中書一行人馬怎地計結，且聽下回分解。

評：兵馬屢次臨城，城中迭見奸細。正宜堅壁清野，巡

遷防禦何迺扭于年例放燈叢奸宋朝官府直以
城池百姓爲兒戲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兩勝降水火二將

話說當下梁中書李成聞達慌速尋得敗殘軍馬投南便
走正行之間又撞着兩隊伏兵前後掩殺李成當先聞達
在後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脫得大難頭盔不
整衣甲飄零雖是折了人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
了樊瑞引項充李袞乘勢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
等同回北京城內聽令再說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
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

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段疋綾錦，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俵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倉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陷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正是：鞍上將敲金鐙響，馬前軍唱凱歌回。却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我等衆人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却遭此難，幾被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祐，今日再得相見，大慰平生。盧俊義拜謝道：上托天恩，感深感衆，頭領之德，齊心併力，救援賤體，肝膽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福、蔡慶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稱謝不盡。當下宋江要盧員外爲尊，盧俊義拜道：盧某是何等之人，敢爲山寨之主。若得與兄長執鞭墜銜，願爲一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爲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裏肯坐，只見李逵道：哥哥，若讓別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殺將起來。武松道：哥哥，只管讓來讓去，讓得弟兄們心腸冷了。宋江大喝道：汝等省得甚麼，不得多言。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叫道：今朝都沒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盧員外做丞相。我

恐是天王
山寨不知
無主讓盧
員外弟兄
反欲相爭
可見同德
相尊自有
最勝衆心
齊向必無
二人

笑用更能
野心直毒
死事

們都做大官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却不強似在這裏鳥籠
宋江大怒喝罵李逵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
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讓位宋江方纔歡喜就叫
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關勝家
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
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
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盧俊義
起身道淫婦奸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忘
了叫他兩箇過來衆軍把陷車打開拖出堂前李固綁在
左邊將軍柱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

厮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
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剖腹剜心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
堂來拜謝衆人衆頭領盡皆作賀稱讚不已且不說梁山
泊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却說北京梁中書探聽得
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聞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
看覷老小時十損八九衆皆號哭不已比及隣近起軍追
趕梁山泊人馬時已自去德遠了且教各自收軍梁中書
的夫人躲得在後花園中逃得性命便教丈夫寫表申奏
朝廷寫書教太師知道早早調兵遣將勦除賊寇報讐抄
寫民間被殺死者五千餘人中傷者不計其數各部軍馬

破千載
總功名壞
國家的弊
病

總折却三萬有餘首將齋了奏文審書上路不則一日來
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太師教喚人來首將直
至節堂下拜見了呈上密書申奏訴說打破北京賊寇浩
大不能抵敵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歸梁中書身上
自已亦有榮寵今見事體敗壞難遮掩便欲主戰因大怒
道且教首將退去次日五更景陽鐘響待漏院眾集文武
羣臣蔡太師為首直臨玉階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覽奏大
驚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調兵征發皆折
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勅赦罪
招安詔取赴闕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蔡京聽了大怒

喝叱道汝為諫議大夫反滅朝廷綱紀倡厥小人罪合賜
死制曰可天子曰如此日下便令出朝當日革了趙鼎官爵罷為
庶人當朝誰敢再奏有詩為証

聖書招撫是良謀

却把忠言作寇讐

一自老成人去後

梁山軍馬不能收

天子又問蔡京曰似此賊勢猖獗可遣誰人勦捕蔡太師
奏道臣量這等山野草賊安用大軍臣舉凌州有二將一
人姓軍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國見在本州團練使伏乞
陛下聖旨星夜差人調此一枝軍馬克日掃清水泊天子
大喜隨即降寫勅符着樞密院調遣天子駕起百官退朝

只敢暗笑
不敢明言
誰笑者亦
未必會中
有一籌也

眾官暗笑。次日蔡京會省院差官齎捧聖旨勅符投凌州來。再說宋江水滸寨內將北京所得的府庫金寶錢物給賞與馬步水三軍。連日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賞。盧員外雖無庖鳳烹龍端的肉山石海衆頭領酒至半酣。吳用對宋江等說道：「今爲盧員外打破北京殺損人民劫掠府庫趕得梁中書等離城逃遁。他豈不寫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當朝太師。怎肯干罷。必然起軍發馬前來征討。宋江道：「軍師所慮最爲得理。何不使人連夜去北京探聽虛實。我這裏好做準備。」吳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將次回也。」

正在筵會之間。商議未了。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報說：「北

京梁中書果然申奏朝廷要調兵征勦。有諫議大夫趙鼎奏請招安。致被蔡京喝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齎捧勅符往凌州調遣單廷珪魏定國兩箇團練使。起本州軍馬前來征討。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關勝起身對宋江吳用道：「關某自從上山深感仁兄厚待。不曾出得半分氣力。單廷珪魏定國蒲城多曾相會。又知單廷珪那厮善能用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這厮熟精火攻兵法。上陣專能用火器取人。因此呼爲神火將軍。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馬。取此二人爲部下。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兵。不等他

二將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此時帶上山來，若不肯投降，必當擒來奉獻。兄長亦不須用衆頭領張弓挾矢，費力勞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贊、郝思文二將就跟着，一同前去。關勝帶了五千軍馬，來日下山，次早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寨前餞行。關勝三人引兵去了，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吳用便對宋江說道：「關勝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將隨後監督，就行接應。」宋江道：「吾觀關勝義氣凜然，始終如一，軍師不必多疑。」吳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長之心，可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副將帶領五千人馬，隨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

霍熱頭裏
又下冷着
生出關節

宋江疎的
信親的疑
選用新的
疑書的信
兩相映照
奸好文情

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將建功。」李逵道：「兄弟，閒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時，獨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聽我的軍令，割了你頭。」李逵只說悶悶不已，一

堂去了，不說林冲、楊志領兵下山接應關勝。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黑旋風李逵昨夜二更拿了兩把板斧，不知那裏去了。」宋江見報，只叫得苦，是我夜來衝撞了他。這幾句言語，多管是投別處去了。吳用道：「兄長非也，他雖龕鹵義氣，倒重不到得投別處去。多管是過兩日便來。」兄長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趕，後着時遷、李雲、樂和、王定六、四箇首將分四路去尋。且說李逵是夜提着兩把板斧下山抄

水滸全書
小路逕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尋思道：這兩箇鳥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我且搶入城中，一斧一箇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喫一驚，也和他們爭得一口氣，走了半日，走得肚饑，原來貪慌下山，又不曾帶得盤纏，多時不做這買賣。尋思道：只得尋箇鳥出氣的。正走之間，看見路傍一箇村酒店，李逵便入去裏面坐下，連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喫了起身，便走。酒保攔住討錢，李逵道：待我前頭去尋得些買賣，却把來還你，說罷，便動身。只見外面走入箇彪形大漢來，喝道：你這黑廝，好大膽，誰開的酒店？你來白喫，不肯還錢。李逵爭着恨道：老爺不凍那裏，只是白喫。那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聽了，暗笑我山寨裏那裏認得這箇鳥人。原來韓伯龍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來上梁山泊入夥，却投逵了旱地忽律朱貴，要他引見宋江。因是宋公明生發背瘡，在寨中又調兵遣將，多忙少閒，不曾見得朱貴權，且教他在村中賣酒。當時李逵去腰間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韓伯龍道：把斧頭爲當，韓伯龍不知是計，舒手來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門上只一斧，脫地砍着。可憐韓伯龍做了半世強人，死在李逵之手。兩三箇火家，只恨爺娘少生了一兩隻腳，望深村裏走了。李逵就地

有來歷的
反破殺沒
因緣的白
見收又是
一番影射
亦見李逵
異死

打他不過

擄掠了盤纏放火燒了草屋望凌州去了行不得一日正
走之間官道傍邊只見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下相李逵

李逵見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厮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
你是誰的老爺李逵便搶將入來那漢子手起一拳打箇

搭墩李逵尋思這漢子到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臉問

道你這漢子姓甚名誰那漢道老爺沒姓要厮打便和你

厮打你敢起來李逵大怒正待跳將起來被那漢子肋羅

裏只一脚又踢了一交李逵叫道贏他不得爬將起來便

走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子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李逵

道我說與你休要喫驚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

那漢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說謊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

這兩把板斧那漢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漢獨自一箇投那

裏去李逵道我和哥哥等口氣要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

魏的兩箇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馬去了你且

說是誰李逵道先是大刀關勝領兵隨後便是豹子頭林

冲青面獸楊志領軍策應那漢聽了納頭便拜李逵道你

端的姓甚名誰那漢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傳三代

相撲為生却纔手脚父子相傳不教徒弟平生最無面目

到處投人不着山東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近日打

聽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為枯樹山山上有箇強人平生

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做喪門神，姓鮑，名旭，他在那山裏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裏入夥。李逵道：你有這等本事，如何不來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奔大寨入夥，却没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哥哥。李逵道：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了，下山來不殺得一箇人，空着雙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將，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箇，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枉送了性命，不如且去枯樹山說了鮑旭，都去大寨入夥，此爲上計。兩箇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我勸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李逵引着焦挺，且教與時遷，斷見了。時遷勸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定了，先去枯樹山說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報與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時遷懼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來，望枯樹山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關勝與同官贊那思文，引領五千軍馬，接來相近凌州。且說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師劄付，便請兵馬團練單廷珪、魏定國商議。二將受了劄付，隨即選點軍兵，關領軍器，拴束鞍馬，整

頃糧草。指日起行。忽聞報說蒲東天刀關勝引軍到來。便收兵。收拾軍馬出城迎敵。犯本州。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驚。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兩軍相近。旗鼓相望。門旗下關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響。處聖水將軍出馬。怎生打扮。

戴一頂渾鐵打就四方鐵帽。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纓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穿一領皂羅繡就點翠團花禿袖征袍。着一雙斜皮踢鎧嵌線雲跟靴。繫一條碧鞋釘就疊勝獅鬃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匹深烏馬。使一條黑桿鎗。

前面打一把引軍。安北方皂纛旗上書七箇銀字。聖水將軍單廷珪。又見這邊鸞鈴響處。轉出這員神火將軍魏定國來。出馬。怎生打扮。

戴一頂朱紅綴嵌點金束髮盔。頂上撒一把掃帚長劍。赤纓披。一付擺連環吞獸面。糖泥鎧。穿一領繡雲霞。怪獸絳紅袍。着一雙刺麒麟。間翡翠雲縫錦跟靴。帶一張描金雀畫寶雕弓。懸一壺鳳翎鑿山狼牙箭。騎坐一匹胭脂馬。手使一口熟銅刀。

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南方紅繡旗上書七箇銀字。神火將軍魏定國。兩員虎將。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單廷珪魏定國大笑。指着關勝罵。

道無才小輩背反狂夫上負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死活引軍到來有何禮說關勝答道你二將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讐不談兄長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關某等到來招請二位將軍倘蒙不棄便請過來同歸山寨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出一箇是北方一朵烏雲一箇如南方一團烈火飛出陣前關勝却待去迎敵左手下飛出宣贊右手下迸出郝思文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迸萬道寒光鎗擲鎗起一天殺氣關勝遙見神火將越鬪越精沛聖水將無半點懼色正鬪之間兩將撥轉馬頭望本陣便走郝思文宣贊隨即追趕衝入陣中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廷珪轉過右邊隨後宣贊趕着魏定國郝思文追在單廷珪且說宣贊正趕之間只見四五百步軍都是紅旗紅甲一字兒圍裏將來撓鈎齊下套索飛來和人連馬活捉去了再說郝思文追在單廷珪到右邊只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裏轉來腦後衆軍齊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可憐二將英雄到此翻成畫餅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捲殺過來關勝舉手無措大貽輪虧望後便退隨即單廷珪魏定國拍馬在背後追來關勝正走之間只見前面衝出二將關勝看時左有林冲右有楊志從兩

李逵下山
不經調遣
偏能得人
取人并破
取勝有
此奇功不
必言也
亦宋江吳
用身上文
心之圓不
可捉摸

肋窩裏撞將出來殺散凌州軍馬關勝收任本部殘兵與
林冲楊志相見合兵一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
下寨却說水火二將捉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
太守接着置酒作賀一面教人做造陷車裝了二人差
員偏將帶領三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且說偏
將帶領三百人馬監押宣贊郝思文上東京來迤邐前行
來到一箇去處只見滿山枯樹遍地蘆芽一聲鑼響撞出
一夥強人當先一箇手搥雙斧聲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
旋風李逵後面帶着這箇好漢端的是誰正是

相撲叢中人盡伏

拽拳飛脚如刀毒

劣性發時似山倒

焦挺從來沒面目

李逵焦挺兩箇好漢引着小喽囉攔住去路也不打話便
搶陷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箇好漢正是

猱猱醜臉如鍋底

雙睛疊暴露狼唇

放火殺人提潤劍

鮑旭名喚喪門神

這箇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向前把偏將手起劍落砍下
馬來其餘人等撒下陷車盡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時却是
宣贊郝思文便問了備細來由宣贊見李逵亦問你怎生
在此李逵說道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廝殺獨自箇私走
下山來先殺了韓伯龍後撞見焦挺引我在此鮑旭一見

如故便如親兄弟一般接待却纔商議正欲去打凌州只見小嘍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監押陷車到來只道是官兵捕盜不想却是你二位鮑旭邀請到寨內殺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夥不若將引本部人馬就同去凌州併力攻打此爲上策鮑旭道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足下之言說的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馬帶領五七百小嘍囉五等好漢一齊來打凌州却說逃難軍士迤回來報與張太守說道牛路裏有強人奪了陷車殺了偏將軍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道這番拿着便在這裏施刑只聽得城外關勝引兵搦戰

單廷珪爭先出馬開城門放下吊橋引五百玄甲軍飛

出城迎敵門旗開處聖水將軍單廷珪出馬大罵關勝道

辱國敗將何不就死關勝聽了舞刀拍馬兩箇鬪不到五

十餘合關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單廷珪隨卽趕將來約

趕十餘里關勝回頭喝道你這厮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

單廷珪挺鎗直取關勝後心關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

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落馬關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

將軍恕罪單廷珪惶恐伏禮乞命受降關勝道某與宋公

明哥哥面前多曾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大義單

廷珪答道不才願施犬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兩箇說罷

馬上喝怪
下馬打起
並無不說
翰麻絕妙
英雄作用
安得不心
服此段奉
真真是史

竝馬而行林冲接見二人竝行來便問其故關勝不
輸贏答道山僻之處訴舊論新請歸降林冲等衆皆大
喜單廷珪回至陣前大叫一聲五百玄甲軍兵一閃過來
其餘人馬逃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魏定國聽了大
怒次日領起軍馬出城交戰單廷珪與同關勝林冲直臨
陣前只見門旗開處神火將軍魏定國出馬見了單廷珪
順了關勝大罵忘恩背主負義匹夫關勝大怒拍馬向前
迎敵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將鬪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
陣便走關勝却欲要追軍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趕關
勝連忙勒住戰馬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

烘烘烈烈
緊接前之
派火說話
來妙甚

身穿絳衣手執火器前後擁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都滿
裝蘆葦引火之物軍人背上各拴鐵葫蘆一箇內藏硫黃
焰硝五色煙藥一齊點着飛搶出來人近人倒馬過馬傷
關勝軍兵四散逃走退四十餘里扎住魏定國收轉軍馬
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煙生原來却是黑旋風李
逵與同焦挺鮑旭帶領枯樹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破
北門殺入城中放起火來劫擄倉庫錢糧魏定國知了不
敢入城慌速回軍被關勝隨後趕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
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途中陵縣屯駐關勝引軍把
縣四下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國閉門不出單廷

珪便對關勝林冲等衆位說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擊得緊他寧死必不屈事寬卽完急難成効小第願往縣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撫此人束手來降免動干戈關勝見說大喜隨卽叫單廷珪单人匹馬到縣小校報知魏定國出來相見了單廷珪用好言說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去邪歸正未爲晚矣魏定國聽罷沉吟半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順須關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寧死不歸單廷珪卽便上馬回來報與關勝關勝見說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與單廷珪匹馬單

亦係學擬
單刀會却
不嫌效顰
乃着語粗
而故

刀而林冲諫道兄長人心難忖三思而行關勝道好漢作事無妨直到縣衙魏定國接着大喜願拜投降同敘舊情設筵管待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大寨與林冲楊志并衆頭領俱各相見已了卽便收軍回梁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對李逵說道只爲你偷走下山教衆兄弟趕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箇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免至懸望不說戴宗先去了且說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棹船接濟軍馬陸續過渡只見一箇人氣急敗壞跑將來衆人看時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買馬

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言無數句話。此一席有分。段
宋江調撥軍兵來打這箇去處。重報舊讐。正其
情知語是鈞和線從頭釣出。是共來。畢竟段景住說出甚
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金兀朮宜戰不宜和。有一秦檜。而張世。岳莫奏
厥功。宋功明顯。望烈安。乃蔡京力主。動賊矣。趙大
夫議撫。便獲譴。此宋事所以壞于和奸也。